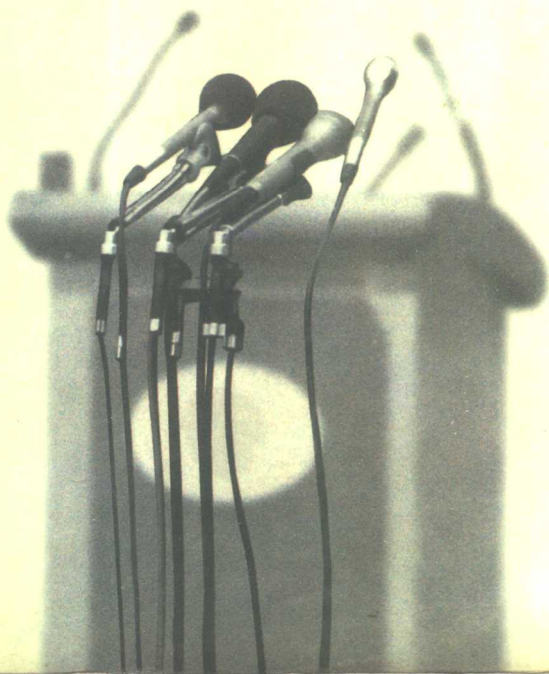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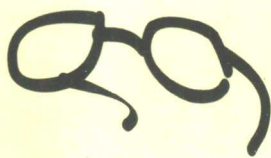


市委班子

胡小林◎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市委班子

胡小林◎著



长江文艺出版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委班子/胡小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ISBN 7-5354-2036-2

I. 市…

II. 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责任编辑:谢日新

封面设计:田祥杰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省峰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 插页:2

版次: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20 千字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7-5354-2036-2/I·1555 定价:22.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1443721 81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临江市人大召开会议选举市长，谁都以为这只是一个走过场的形式，结果却出人意料：唯一的候选人于小洋落选，不是候选人的魏群山以压倒的票数当选为市长。于小洋不甘失败，在原市委书记赵万年的支持怂恿下，为魏群山设置重重障碍，使得魏群山的许多改革计划濒于流产。魏群山在美女副市长马晓倩的帮助下，得到了省长叶维谷的支持，在大中型国企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于小洋一伙阴谋破产的同时，他们的贪污受贿罪行也逐一暴露。魏群山、于小洋的不同结局表明：只有先做好人，才能做好官；而在现行的体制下，选一个好人，会给一方百姓带来福音，选一个坏人，会给一方百姓带来灾难。所以：好人要当官。

在南方某个经济发达省份的地级市——临江市，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上级推荐的市长候选人没能选上，而被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的候选人却当选为市长了。尽管这种事在全国已是第二起了，但这还是成为南方某省，至少是临江市的头条新闻，香港电视在当晚也颇为感兴趣地播送了这条新闻，认为这是中国进一步走向民主的标志。

当地老百姓，说得准确一点，是当地对官场人物的升降沉浮感兴趣的老百姓，把这起事件戏称为“临江事变”。事变是指影响全国，能改变时局的重大事件。把这起事件冠以“事变”的名称，的确是名不符实，要不然怎么把老百姓的这种说法称为“戏称”呢？但这一临江市官场最高人物之一的人事变动，对临江市某些人物的心灵的确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和冲击。真可谓有人欢喜有人愁。大部分老百姓在与他人交谈时都显示出对官场人物不屑一顾的态度，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在骨子里还是关心政治的，谁不盼望着政治廉明、经济发展，自己也能够从中得到实惠呢？

这一变动似乎是几天间的事（即临江市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其实不然，这一变动酝酿已久。策划这一变动的不是别人，正是被代表们推为市长候选人，而且竟然当选为临江市

新一届市长的魏群山。

魏群山，名如其人，他长得高高大大，像一座塔，就像“四人帮”横行时文艺作品所描绘的英雄人物那样，不仅身材高大，也有一副好面貌：国字脸上配着一副浓眉大眼，鼻子高挺，耳廓清晰，耳垂很长。有这种面貌的人物，在过去的文艺作品中，往往被描写为一身正气，敢作敢为，从不搞阴谋诡计。严格地说起来，魏群山不是这种人物，至少他擅长权谋这一点不像这类英雄人物。与他高大的身材相反，他的思维出奇地细密，考虑问题出奇地周全，而且深藏不露，如果这就叫城府深的话，那么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城府深似海的人，山高可测，海深是不可量的。

和他一道竞选市长的那个人叫于小洋，如果不是代表联名推举他为市长候选人的话，临江市新一届的市长就非于小洋莫属了。此前，于小洋是临江市委主管组织的副书记，尽管参选市长落选了，现在他还是副书记；而魏群山也是市委副书记，他是被于小洋等人明升暗降为副书记的，目的是削掉他手中的实权（原先魏群山担任主管工交的副市长，有实权）。真所谓是歪打正着，要不然魏群山的正市长候选人资格，就难以被上级认可，他就不可能当上正市长了。这是明摆着的事，因为按惯例，担任正市长的人选，必定是共产党员，而且要担任市委副书记。否则，怎能体现我们国家的各级政权为共产党所领导呢？可以肯定地说，魏群山这个人才，还是于小洋发现的。当于小洋发现魏群山的才于和城府之后，企图制止对手的升迁，却为时晚矣。

于小洋是“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生，魏群山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于小洋在浙江省一个人才辈出的县城里长大，魏群山尽管因为某种原因在农村长大，但父亲却当过大

学教授，他们的年龄虽然相差几岁，但应属同代人。两人都有坎坷而苦涩的人生经历，但两人的性格截然不同。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说，环境造就人，但相同的环境却未必产生同样性格的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于小洋长得风流倜傥，与他英俊斯文的外表不同，他的行事风格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称赞他行的人正是看好了他的这种不拖泥带水的风格。他的优点明显，缺点也明显。也许是性格使然，他是个好追求感官享受的人。然而，谁不好追求感官享受呢？只是有些人为了别的人生目标，严于律己而已。魏群山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选举是残酷的，代表们必须在官方推荐的候选人和代表联名提出的候选人当中，选出一人担任临江市新一届市长。当然所谓官方推荐，最后也得人大代表认可。最后魏群山只以微弱多数票当选。

二

要知道魏群山是如何策划这次“变动”的，时间就得往前推了。一直推到于小洋是怎么发现他这个人才，并提拔他当上临江市机械工业总公司属下的微型汽车装配公司副经理那个时候比较合适。

那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倒推起来应该是八十年代末期了。那时机械工业总公司辖下的拖拉机配件厂已处于停产状态，大部分职工靠贷款发一百来块生活费过日子。说实话，机械工业总公司辖下的大部分企业都不太景气，效益最好的仅仅能发得出工资而已。机械工业总公司的头头脑脑们常常是为如何筹措属下企业的工资而发愁。谁都知道企业不景气的原因：临江机械行业的企业都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建成投产的，当时是按所谓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原则布点的，除了手扶拖拉机制造厂是生产终端产品以外，其余企业均为配件厂，为国家一些大型机械制造企业生产配件。国家由计划手段配置资源转为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后，由于国家的大型机械制造业的产品大都是更新换代或转产了。这就苦了为他们生产配件的机械企业。可以说临江的机械企业就像缺奶的婴儿那样嗷嗷待哺了。

在临江机械行业的企业中，要数拖拉机配件厂最惨。原先它几乎为全国的主要拖拉机厂生产过配件，现在那些拖拉机厂

的产品早已进行更新换代，或者干脆就不生产拖拉机了，因此就再也用不着该厂的配件了，哪有不死火的道理？这间工厂早几年就该转产了，可是它哪有为转产而购买机械设备这笔资金哟。南方某省虽然是富甲全国的省，但临江却是个穷市，地处山区，要不然在几十年前就不可能把它确定为这个沿海省的“小三线”建设基地了。在计划经济时期，临江曾辉煌一时，曾是南方某省叫得响的工业基地，这都得益于它曾经作过“小三线”建设基地。临江的辉煌早已成为历史了，八十年代末期它就成为南方某省的后进地区。像赛跑一样，临江这个工业基地落伍了。自那时开始，主要领导像走马灯一样更换，但没有一任领导能扭转临江市的落后局面。叫这个省的头头们干着急。这个省不是提出要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吗？省委、省政府的头头脑脑们能不着急吗？

现在还是回过头去看看魏群山是怎么当上微型汽车装配公司副经理的吧。前面不是说到拖拉机配件厂处于停产状态了吗？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就没有今天的魏群山了。那时魏群山是拖拉机配件厂的一名普通工程师。由于他不事张扬，而却善于权谋的性格使然，虽然他是个寂寂无名之辈（指他并未被上层注意），但他在工人中极有人缘。

在仕途上于小洋要比魏群山出道早得多，那时于小洋就担任临江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了。就是说，两人往政坛冲刺不在一条起跑线上。那时于小洋只有三十八九岁，魏群山只比他小几岁，谁更春风得意就可想而知了。应该说，那时的机械总公司的总经理也想改变机械行业的面貌，但他所要走的路，同魏群山后来要走的路不同，他认为临江的机械工业要打翻身仗，惟有斥入巨资去进行更新改造，生产新的产品。他认为临江的机械行业有人才，就是缺钱。这个道理一般来说是对的，但却不

符合临江的实际。于小洋同他的思路一样，无奈临江是个穷市，银行是按存款额多少而确定其贷款额的，银行的存款少，就决定临江市贷款额就少。要增加贷款额，惟有一条出路，就是叫这些银行到各地拆借资金。但是临江哪家银行愿意主动费这么大的劲去拆借资金，然后把款贷给机械行业这些不景气的企业用以搞基建或技改呢？然而临江的纺织行业却是这么搞起来的，而且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这么折腾起来的。

“你们机械行业至少比别人有基础吧，人家能办到的事，你们为什么办不到？”当时于小洋当着机械总公司总经理的面，一连问了几个为什么，“我就不相信高明非就有三头六臂，既然没有，为什么他能给银行拆借这么多资金回来，而你却为什么办不到？”高明非就是过去纺织工业总公司的一把手，后来当过主管工交的副市长。

“我确实没有高明非的能耐。”当时的机械工业总公司的总经理只能这么说了。

这个总经理只能自认倒霉了。高明非兴建项目的资金从何而来呢？几乎所有的贷款都是临江工商行贷给他们的。那么工商行的存款又从何而来的呢？都是高明非通过关系从北方的大城市拆借过来的。除了银行该留的备付金和储备金外，工商银行几乎把拆借回来的资金全都转借给了纺织工业总公司（现在叫临江市金杯企业集团公司）。为什么工商银行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把这么多资金转贷给高明非用呢？因为工商行的行长沈沉同高明非达成了默契：用工商行的贷款搞的基建项目，至少一半项目的土建工程由沈沉指定的建筑公司来承建。这里的猫腻就多了。

纺织工业自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进入疲软状态，持续时间之长，为历史上所罕见。高明非执掌纺织工业总公司的帅印，

正是在八十年代末期，那时还看不见纺织工业复苏的一丁点信息。纺织工业总公司的工厂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建设的，像棉纺厂、箭杆织布厂、针织厂。而且这些项目的规模还相当大，仅上面所述的三个工厂，总投资就超过五个亿。这还不包括它后来上马的化纤项目。纺织业本来利润就不高，再加上遇上全行业不景气（其不景气，说到底是生产过剩造成的），在这种时候建厂，这些工厂的经济效益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市领导中，有人当时就指出，高明非这么搞法，不是个事。当时“泡沫经济”这个词还未在大陆流行，所谓“不是个事”指的就是会出现“泡沫经济”。但是马上就有人给高明非撑腰。与这个富省的沿海地区相比，临江已明显落后一大截，虽贵为地级市，但国民经济指标还不及沿海一个县的水平。这叫临江主要领导的面子往哪搁哟。于是乎市委统一认识：支持高明非干下去。发展才是硬道理嘛。

高明非和沈沉是不是出于公心这么干呢？当然不是。两人都有其各自的目的。高明非主要是想干出业绩，图升官，当然不排除他以极隐蔽的手段敛财。而沈沉却是只图财，于是这两人便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了。

那时的机械工业总公司的总经理也想依葫芦画瓢，照高明非的办法去干，可是他却干不了。工商行的沈沉不买他的账，而其它银行又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或者说行风比较正，不想跟他这么干，再加上他没有高明非过人的交际手腕和胆魄，因此，他走不通这条路子。沈沉为什么不买他的账？俗话说“行得夜路多，难免撞见鬼”，吃纺织工业总公司一家，带给他的财源，就足够他吃几辈子了，他何必再找第二条门路去获取不义之财呢？

那时的魏群山，他在想什么呢？他没想什么，而是在练口

才，为日后从政积聚才能。此外，他还花大量时间钻研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各个主要思想家的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作品，从中吸取营养，锻炼思辨能力。没有谁知道他想干什么，他也不想让谁这么早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但是他却知道临江发生的一切，于小洋要机械工业总公司学纺织工业总公司一样，贷款上一批项目，这么去打翻身仗，对这一做法，他特别不屑一顾。难道他就有扭转乾坤的能耐吗？有，只是他感到时机未到而已。他也想过可能这一辈都没有机会，并且下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决心。

但是，他相信他这一辈子有崛起的机会，没有机会他也能创造出机会来。机遇垂注有准备的人，不知哪位先圣先哲讲过这样的话，从魏群山的发迹史来看，情况的确如此。

虽然没有显山露水的机会，但谁也剥夺不去他的思维，他也在默默地为一蹶不振的临江机械行业把脉，因为他不带私心，因此，他的把脉是准确的。他认为搞市场经济必然有个原始积累时期，这是不可逾越的。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搞了一次“圈地运动”，使一部分贵族有了搞工业的初始资金。中国的沿海地区为什么能率先发展起来呢？因为这些地区的地理位置特殊，因而就有了吸引外资的条件，部分率先发展起来的沿海地区，客观存在的原始积累，靠的就是利用外资完成的。断定像临江的纺织工业这样完全靠借国内银行的贷款搞项目，这种发展模式，肯定是死路一条，因为建设成本太高，生产出来的产品，哪里有竞争力呢？这些观点，魏群山只同一个人讲过，他就是瞿奇，他们两人同处一室，因此就难免议论一些事情了。瞿奇太赞成他的观点了。他为魏群山的处境哀叹，认为他是虎落平川被犬欺。虽然魏群山不事张扬，但厂长何强还是压着他不用，因为他既有文凭，又有职称，最要命的还是共产

党员，这就有了升迁的资历了。魏群山也知道何强是武大郎开店尽用矮子，因此也少去招他惹他。你不给我显山露水，我就把这权且当作韬光养晦吧。

尽管魏群山和瞿奇的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俩，但由于魏群山的原因，开始时他们俩很少交谈。但瞿奇是个思维敏捷，而且对什么东西都有独到见解的人，同这样的人在一起，哪怕你城府再深，也是不可以不跟对方交谈的，你不谈，对方也得引诱你谈，除此之外，魏群山没有别的选择。渐渐地这两个怀才不遇的人竟然成为老友了。瞿奇这人爱发牢骚，而且很正派，厂长们也忌怕他，但是因为他是这个厂两个高级工程师中的其中一个，而另一个长年泡病，无法工作了。就因为这，工厂的头头们不得不用他。

现在工厂正在筹建空调项目，这个项目是副市长于小洋头脑发热想出来的，而且由他亲自挂帅，任项目筹备组组长，副组长兼筹备办主任是厂长何强，瞿奇是筹备组成员，魏群山什么也不是，上这样的大项目，筹备组里总得有一两个工程技术人员点缀点缀吧，于是瞿奇便被召了进去。上这样的大项目是否就能让工厂起死回生了呢？开完第一次筹备会议后，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魏群山：“群山，这个项目怎么样？”

魏群山不假思索地说：“肯定不行，因为我们不具备办成项目的条件和机制。靠银行贷款来建设成本太高，而且还得沿用老的管理体制去经营，这样办企业能有效益吗？要解救临江的工业，解救我们这些老企业，只有解决原始积累后，才能谈得上。”

瞿奇站起来激动地说：“于小洋和何强没一个比我们傻，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个道理吗？他们也知道项目办成后未必有效益，但是筹建一个项目，特别是像空调这样上亿元的项目，能

给他们带来很多聚敛不义之财的机会啊。”

魏群山也站起来说：“就算他们大公无私，他们也必须这么干。”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管工业的头，是企业的头，他们得出政绩啊。现在上面考核什么呢？工业能否上去，主要是看你这个地方，这个企业工业产值上去了没有，产值不上去，他们就没有政绩，想再往上爬就难了。”

瞿奇十分赞赏魏群山的观点，过去他不知道在经济薄弱的临江怎样解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经魏群山点拨，他想通了，魏群山说，临江的原始积累，一是靠内联，二是靠外引，三是靠当地民间资金。他觉得魏群山的分析太正确了，因此，他十分钦服魏群山。同时为魏群山的怀才不遇打抱不平。魏群山是个不甘沉沦和寂寞的人，他时刻寻找着出山的机会，没有机会他要把机会创造出来。这一天他看到一份报纸登载了东北某生产战斗机的军工企业研制生产出微型汽车的消息，他最要好的大学同学江滨就在这间军工企业啊。

拖拉机配件厂不能再靠贷款发生活补贴了。市委、市政府已下定决心对该厂动大手术。但是办法却没想出来。他们想到的是调整该厂的领导班子。

就在这个时候魏群山给江滨写了一封信，邀请对方到临江来玩。江滨是一介书生，没能当上什么领导，但在技术上是很拔尖的那种人。他是地道的东北人，但却没有东北人的个头，身材瘦不说，还长了个尖下巴，脸上架一副近视镜，形象的确够斯文的了。

江滨果然来了，他们在大学时就是密友，毕业后一个分在

北，一个分在南，远隔千山万水，开始那几年还有书信来往，几年后双方都没有了写信的雅兴，因此，彼此竟然隔断音信五六年。

江滨来到临江后对魏群山的处境颇感意外。

“你小子怎么混到这种田地呀。这么多同学我最看好你，怎么你混得比我还不如呀。”到了魏群山的家，看到客厅中连一套皮沙发也没有，家徒四壁。江滨感叹道：“我以为你在南方沿海省份，没当上大官，至少在经济上也发了呀，群山，真让我感到意外啊。”

“我料到你一定感到意外的。真让我料着了。你还有什么感受请接着讲。”

“你小子不是对从政感兴趣吗？怎么还是工程师呀，当这个鸟工程师有劲吗？我以为你这回写信给我，叫我来，一定是你发迹了，没忘记‘苟富贵，勿相忘’这句话，要给老同学一份好差事干干呢。我来之前，真的跟媳妇说好了，说咱们就要调到好地方了，叫她尽早做好准备。她乐得不得了。”

“姜太公不是八十多岁才出山吗？我才几岁呀，你这就把我看扁了？”

“有你这么写信的吗？信上啥也不说，就说让我来一趟。说说你这么着急的把我叫到你这儿来，到底有什么事吧？”

“现在咱们不谈正事，等你嫂子下班了，见过嫂子后，咱们一块儿出去吃一顿饭。我们这附近有个温泉，去机场接你的那辆破车我借了一整天，晚饭后咱们上那泡泡温泉。”

“是公款请客，还是你自个儿掏腰包？”

“当然是自己掏钱。”

“那你就甭客气了，我是谁，你对我还来这一套。”

“我虽然没有当上什么官，也没有发起来，但是请你嘍一

顿，玩一玩的钱还是有的。再说你从那么老远被我一纸书信召来，我总得要表示表示嘛。”

江滨瞪大眼睛，又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他把我叫来是什么事呢，这小子还是过去的性格，让人猜不透。”江滨在心里说。

到底是什么事，魏群山始终是要告诉江滨的，但他此时觉得还不是谈正经事的好时间。

“江滨，你打那么老远来看我，总得要你认识认识我们临江的尊容吧，穷是穷了点，但风景还是不错的。现在是到江边看夕阳的好时候了，走吧。”魏群山说着站了起来。

“等等嫂子和孩子吧，”江滨没站起来，他说：“咱们这么铁，我却连嫂子是什么尊容都不知道，我想早一点见到她。”

“等她回来，太阳早就落山了，你嫂子是什么尊容，你还怕见不着？一句话：包你满意。”

“真的吗？”江滨站了起来。

“可不是吗？我哪会骗你呢。”

“这我相信，你在大学时跟我说过，一定要找个漂亮媳妇，我现在还记着呢。可是你一不当官，二没发财，还要自律干什么？人生难道不是图个乐吗？”

魏群山是个胸有大志的人，同学中只有江滨知道他的远大志向。他那时对江滨说，为了使自己经得起女色的诱惑，自己一定得娶个漂亮的媳妇，魏群山的媳妇长得确实很美，而且知书识礼，气质不俗。职业更是符合他在大学时定下的选择条件，或是教师，或是医生。当然他的首选是老师，他的这个愿望也实现了，而且是师范本科毕业的。

小车开到临江的一座桥上时，魏群山叫司机小王把车停下，然后他叫江滨下车，桥上的车辆一辆接着一辆，行人却不

很多。临江河在离市区不远处被一座小山挡了挡，通过市区时，江水正是东西走向的。这时正是太阳落山时分。站在桥面往西眺望，好一幅壮观的夕阳图：红色的太阳像一只巨大的红颜色的大气球，夕阳的余辉把两边天角抹成了通红色。真可谓“残阳如血”。

“在你们东北能看到这么壮观的落日吗？”魏群山问江滨道。

“应该能看到吧，我没留意，也没有这份闲心。”

江的两岸就是临江市的市区了。江北是老城区，还可以看到一排排破旧的低矮楼房；江南是新城区，新盖的楼房，一座连一座，偶尔能看到盖到半拉子的建筑物。

趁这个机会，就让大家认识一下临江吧。临江是一个地级市，辖六县两区，临江管辖的地域是一条狭长地带，在地图上看就像一根带子，南北长达二百多公里，东西宽不足五十公里，所辖六个县均为山区，只有市区是平原，为某个三角洲的北缘。

“老同学，你觉得我们临江怎么样？”

“没怎么样，就是这里的天气太暖和了。这才让我羡慕。要是有钱的话，我就要在咱东北和南方各置一份产业，夏天在咱们东北过，冬天就在南方过。这有多惬意啊。”说完上述话后，江滨把又着桥面栏杆的双手收回来，扭过脸来瞧着魏群山，这才发现对方紧蹙着两道眉，仍在专注地欣赏着远方的美景。江滨只好夸道：“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魏群山续了下一句，“不过我们离黄昏远着呐。江滨，你觉得是不是？”

“这得看干什么工作，要是想从政，咱们这个年龄，还是这种底子，是有点迟了。群山，你是怎么打消了从政的念头